

父母的後設情緒理念對幼兒情緒調節能力的影響

蔣雅琳*、呂翠夏**

摘 要

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父母後設情緒理念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之間的關係。研究對象為台南市幼稚園 475 位幼兒，平均月齡為 75 個月。研究工具為「父母後設情緒理念量表」和「兒童行為問卷」，由幼兒家長參與填寫。研究發現父母後設情緒理念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兩者有相關，且不同的後設情緒理念對幼兒情緒調節能力具有不同預測力，尤其強調「情緒教導型」理念特徵的父母，其幼兒在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的表現上較佳。此外，相較於年幼者，年長的幼兒在注意力專注和抑制控制的表現上較佳；就性別差異而言，女生在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的表現上較男孩為佳。

關鍵字：後設情緒理念、情緒調節、幼兒

* 國立臺南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 國立臺南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父母的後設情緒理念對幼兒情緒調節能力的影響

蔣雅琳、呂翠夏

壹、緒 論

一、研究動機

就自己曾在幼教現場觀察過的經驗，幼兒在生活中常常面臨情緒的問題，如有次畫畫時小鳴協助大華完成，某日大華帶來巧克力，卻沒有給小鳴，小鳴便說「你怎麼可以不報答我，我上次有教你畫畫耶，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便雙手握拳，眼神直盯著大華看，甚至最後出現打人的行為。此例子突顯出當幼兒面臨人際問題時，較不會去表達自我情緒，甚至可能對他人的情緒反應有錯誤解讀，可見幼兒情緒教育之重要性，而父母是除了教師以外與幼兒相處最久的，故本研究期待瞭解父母如何影響幼兒的情緒能力。

回歸到社會系統的基本架構，家庭是幼兒最初的情緒學習場所，亦是情緒表達與調節的主要社會化情境之一（Cassidy, Parke, Butkovsky, & Braungart, 1992）。Katz and Windecker-Nelson（2004）提及幼兒會經由親子互動過程學習如何調節情緒，因親子互動時可反映出父母教導幼兒如何維持、改變或調節其情緒經驗和表達的動態歷程，顯示幼兒經由父母的引導與協助，會瞭解到社會對個體情緒與行為的規範，進而逐漸內化社會價值並開始學會自我控制。本研究關注家庭情緒社會化議題中，一個重要的概念--父母的後設情緒理念，此概念是指父母對自我與幼兒情緒所產生一組有組織的感受與想法（Gottman, Katz, & Hooven, 1996）。國外研究發現若父母具有教導型的後設情緒理念，幼兒會表現出較佳的情緒調節能力（Hooven, Gottman, & Katz, 1995; Gottman *et al.*, 1996），故本研究假定父母本身所具備的後設情緒理念，將強化其對情緒相關事物帶有較穩固、持久的觀點，以致於在親子互動下，會透過與幼兒談論情緒議題、與幼兒思考如何處理情緒、對幼兒情緒表達的反應，以及自我情緒表達的過程裡，進而影響幼兒情緒調節能力。

情緒調節能力是一個持續不斷發展的歷程，在嬰幼兒時期情緒調節的發展是社會情緒發展的中心(林昭慧, 民 88)。江文慈(民 88)與 Spinrad, Stifter, and Turner (2004)皆提及情緒調節不但攸關個體的身心健康，也間接影響個體的社會適應。對學前幼兒來說，正開始面臨家庭以外的團體生活，遇到自我挑戰的機會相對地提高，需要不斷調節自己去符合社會規範，此時家庭所給予的情緒社會化，便適時提供幼兒在面臨挑戰時的協助，加上此階段的幼兒，在動作、語言及認知發展上有一定的成熟度，逐漸跳脫發展侷限，試圖自主控制自己的情緒或行為反應。故本研究認為情緒調節是學齡前幼兒發展的重要課題，試圖深入探究。

以情緒調節的測量方法而言，國內研究多以量表或問卷為主要測量方式(江文慈, 民 88; 蕭翊杰、葉光輝, 民 89; 蕭瑞玲, 民 91; 李玟儀, 民 92; 林彥君, 民 92)，國外研究則多以 CBQ 量表做為測量工具(Eisenberg *et al.*, 1995, 2001, 2003, 2004; Fabes *et al.*, 1999)。以研究對象而言，多集中在國小四年級以上的年齡層，僅林彥君與林昭慧(民 88)是針對學前幼兒為主，可見國內學前幼兒情緒調節能力的研究領域值得投注心力。就發展觀點來說，年齡與性別是重要的背景變項，整理國內外實証研究可知，對於年齡和性別與情緒調節能力之間的關係並無一致性定論。多數研究指出年齡與情緒調節能力並無相關，但 Eisenberg 等人(2001)研究結果卻顯示較年長的幼兒在注意力專注、注意力轉移和抑制控制表現上較佳；在性別變項上，江文慈、林彥君和蕭瑞玲分別指出性別差異顯示在情緒調節能力與策略上；但在林昭慧和蕭翊傑、葉光輝的研究結果中卻不支持男女在情緒調節和注意力控制上的差異，故本研究試圖瞭解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是否會隨著年齡有顯著成長，以及男女孩是否在情緒調節上有所差異。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想瞭解父母後設情緒理念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兩者之間的關係，並試圖了解父母不同的後設情緒理念是否對幼兒情緒調節能力產生不同影響。另一方面也再次檢證幼兒的年齡、性別與情緒調節能力三個變項之間的關係。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問題與假設如下：

問題一：年齡與情緒調節能力之間是否有相關存在？

假設 1-1 年齡與「注意力專注」和「抑制控制」得分上有正相關。

問題二：不同性別的幼兒，在情緒調節得分上有何差異？

假設 2-1 男女孩在「注意力專注」、「衝動」、「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得分上會有顯著差異。

問題三：父母後設情緒理念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之間是否有相關存在？

假設 3-1 在情緒教導型理念得分較高的父母，與幼兒在「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得分上有顯著正相關；與幼兒在「衝動」得分上有顯著負相關。

問題四：父母後設情緒理念對幼兒情緒調節能力的預測力為何？

假設 4-1 在情緒教導型理念得分較高的父母，對幼兒「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與「抑制控制」能力有正向影響。

假設 4-2 在情緒摒除型、不干涉型與失控型理念得分較高的父母，對幼兒「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與「抑制控制」能力有負向影響。

三、重要名詞釋義

- (一) 父母後設情緒理念：是指父母對幼兒情緒表現所產生的一組情緒、行爲、態度與理念等反應模式。本研究採葉光輝編製的「父母後設情緒理念量表」。
- (二) 情緒調節能力：是指個體在情緒運作歷程的不同階段，針對情緒刺激或情緒所引發的反應，透過各種方式，使得個體自主表現出符合社會規範的情緒行爲。本研究認為幼兒會藉由注意力控制、行爲抑制、衝動控制和知覺敏感度之行爲來展現情緒調節的能力，並採用 Rothbart, Ahadi, Hershey, and Fisher (2001) 編製的「兒童行爲問卷」之四個分量表來進行施測。

貳、文獻探討

一、幼兒的情緒社會化

就幼兒情緒社會化的情境考量，除家庭裡情感的互動經驗，同儕互動、學校的情感教育也都與個體的情緒能力密不可分。但本研究較關注在家庭情感互動的層面，畢竟幼兒在未前往幼稚園就讀前，與父母親有較頻繁的互動與接觸，經由

親子間磨合的經驗中，逐漸建立起屬於雙方獨特的情感表達或反應規則。首先，本研究藉由類型學取向（The typological approach）、社會學習理論的觀察與模仿、親子互動取向（Th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al approach）此三個理論觀點，來瞭解形塑幼兒情緒調節社會化的可能途徑。第一，父母採取主動的角色，透過教養行為來形塑幼兒的情緒表現，例如 Baumrind（1973；引自 Parke & Buriel, 1998）的長期研究結果指出，幼兒從學前階段到青少年期，民主式的教養行為可以持續在幼兒身上看到正向的結果，而權威式的父母會導致幼兒在認知和社會能力上有長期負向的結果。第二，幼兒本身主動進行觀察和模仿練習，瞭解到情緒反應的使用時機及功能等，例如幼兒會對陌生人顯得不友善，特別是父母對其顯露出負向情感的人，這說明幼兒會參照父母的反應以幫助自己學習情緒行為的反應（林昭慧，民 88）。第三，父母與幼兒兩個體的相互影響，從日常生活、遊戲等互動情境裡，雙方不斷彼此學習、修正，最後形成一套固定的情緒反應模式，如同 Carson and Parke（1996；引自 Parke & Buriel, 1998）發現當父親較常使用負向情緒來回應學前幼兒的負向情感表露時，幼兒較缺乏社會技巧且會出現逃避和較多的攻擊，顯示幼兒會從父子間的互動經驗，建構出如何在社會互動中處理自我的負向情緒。

Eisenberg, Cumberland, and Spinrad（1998）在文獻整理中指出父母的情緒社會化可分為三大主題，一為父母對幼兒情緒的反應。研究發現父母對幼兒的反應，會對幼兒的社會技巧和同儕關係產生影響（Fabes, Leonard, Kupanoff, & Martin, 2001; Greenberg, 2002; Spinrad *et al.*, 2004）。二為父母與幼兒談論情緒。在日常對話中，父母可能特別強調某些特定情緒，試圖解釋情緒的因與果和協助幼兒了解情緒的調節與經驗，故家庭裡的情緒討論不僅傳達支持的意涵，也增強幼兒對情緒狀態的知覺敏感度，有助於情緒概念和角色取替的發展（Dunn & Brown, 1991; Shaffer, 2000）。三為父母情緒的表達。研究指出父母情緒的表達不僅直接影響幼兒的情緒表達，也會影響幼兒解釋與瞭解他人情緒反應的能力（Eisenberg *et al.*, 2003; Ramsden & Hubbard, 2002）。故面對幼兒不同的情緒狀態，父母會有特定的表達或反應行為，甚至呈現自動化且固定的反應模式，此反應模式如同父母的後設情緒理念，會透過各種形式的親子互動，進而影響幼兒情緒調節能力。

二、父母後設情緒理念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父母對幼兒情緒表現所產生的一組情緒、行為、態度與理念等反應模式，便

稱為「父母的後設情緒理念」(Gottman, Katz, & Hooven, 1997)。Gottman 等人訪談父母有關其本身對難過與生氣的經驗、對情緒表達與控制的理念，以及對孩子生氣和難過情緒的態度與行為；隨後將訪談資料加以整理，並以察覺、接受與教導三個面向做分析，描述出三種在關注其孩子難過與生氣時有所差異的家庭。(一)不理睬或反對孩子的情緒：此型父母有困難去察覺孩子的負向情緒，並儘可能讓自己遠離孩子情緒的經驗。(二)教導型家庭：父母會主動參與孩子的情緒，並視孩子的情緒表現為一個教育機會。(三)高接受低教導：所謂放任的家庭，父母會去接受孩子的情緒，卻無法幫助孩子從情緒中去了解或學習。在這三種家庭類型裡，教導型家庭的後設情緒理念特別受到關注，因情緒教導型的父母被假設較其他類型的父母，有能力去轉化情緒、與情緒自在相處，也較能調節情緒 (Gottman *et al.*, 1996)。此外 Gottman 等人 (1997; 引自葉光輝, 民 91) 還注意到「情緒失控」(emotion-dysfunction) 類型的父母，指經由一堆與情緒相關的刺激，終究引發出生氣、害怕及悲傷等多種情緒的混合感受，使得個體對本身的情緒調節感到無能為力，甚至有失控感。

葉光輝 (民 91) 認為「後設情緒理念」是個體對情緒相關事務的各項執行功能，包括對自己或他人各式情緒行為有一套特定的情緒反應、認識、理解、評估及運用，具有覺知及指揮情緒運作的功能，可以用來察覺自己與他人細微情緒行為背後的需求與目的，同時作為調節或指導自己在特定情境下應該如何表現情緒，必要時還可以作為引導或教化他人如何處理情緒事件的重要依循。葉光輝透過實際觀察親子互動中，父母對子女負向情緒的反應模式，並輔以訪談父母對子女負向情緒的認知態度與評價等資料，來確定各種理念類型的具體特徵與要素，隨後藉由六大面向的評估，區分出四種父母後設情緒理念的類型特徵 (葉光輝、鄭欣佩、楊永瑞, 民 94)。第一，情緒教導型 (emotion-coaching)：父母典型特徵是對孩子的負面情緒反應是關注的，也能接受並尊重其各式情緒反應，一旦發現孩子心情不好或有情緒困擾問題時，會主動且體貼的和孩子討論其情緒發生的來龍去脈，並會安撫與引導孩子如何處理不喜歡的情緒反應。第二，情緒不干涉型 (emotion-noninvolvement)：父母的典型特徵是對孩子的負面情緒反應呈現不在意的，因此會放任孩子各式情緒表現，孩子一旦出現心情不好或有情緒困擾問題時，由於視情緒為無物，因此對於孩子要求討論情緒相關問題時，常表現出不置可否的態度，也認為孩子出現負面情緒是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原因值得討論的，所以對於如何處理不喜歡的情緒反應是忽視的，通常認為順其自然是教導孩子處

理情緒的最佳方式。第三，情緒摒除型 (emotion-dismissing)：父母的典型特徵是對孩子的負面情緒反應雖敏感但卻是挑剔的，故會批評其各式的負面情緒表現，一旦發現孩子的心情不好或有情緒困擾問題時，總覺得它們是沒有什麼道理的，所以會很專制固執的要求孩子趕快去除它們，否則會給予必要的禁制或處罰，因此其教導如何處理不喜歡的情緒反應方式常是要求儘快摒除它們。第四，情緒失控型 (emotion-dysfunction)：父母的典型特徵是面對孩子的負面情緒時，常會引發自己的神經質反應，甚至造成自己出現失控的行為，因此排斥與孩子討論負面情緒發生的原因，並且認為孩子的負面情緒以及自己的失控行為都是莫名其妙的，也時常懊悔自己所採取的處理方式，更不知該如何教導孩子處理這些不喜歡的情緒狀態。根據所確立的各種理念類型特徵，葉光輝編製一份父母自我評估量表，僅針對「生氣」此負向情緒的理念為探討重點，用來衡鑑父母在四種後設情緒理念特徵傾向的測量工具。本研究因想探究在親子互動中，不同的父母後設情緒理念是否會影響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加上文化差異的考量，葉光輝所發展出的「父母後設情緒理念量表」較符合本研究所選取的對象，故以此量表為測量工具。

在父母後設情緒理念相關研究中，Gottman 等人 (1996) 採縱貫研究，分別在孩子 5 歲與 8 歲的時間點，研究結果發現父母後設情緒理念與孩子的學業成就、同儕關係與健康有直接相關，另一方面會間接經由孩子的生理調節，影響孩子日後的情緒調節能力，並進一步影響孩子在兒童中期時的同儕關係、學業成就與身體健康。另外當孩子在 5 歲時，若父母具有教導型後設情緒理念，可預測孩子 8 歲時，老師會評定其有較佳的情緒覺察與調節能力。Hooven 等人 (1995) 採用與前述研究之相同樣本，發現情緒教導型的父母與孩子間有較多正向的互動，孩子會出現較少的心理困擾、專注力較好，與同儕間也較少出現負向遊戲，且三年後孩子不僅在數學與閱讀上有較好的學業成就，身體也較健康。Katz and Windecker-Nelson (2004) 以 4 到 6 歲有行為問題的幼兒為對象，研究發現具有行為問題的幼兒，其母親較少察覺自我與幼兒情緒，也較少教導幼兒負向的情緒；反之，當母親能高覺察自我與幼兒的情緒，並教導幼兒情緒，幼兒則顯示較少負向的同儕互動。可見父母的情緒教導是一個長期機制，換句話說，父母的後設情緒理念會直接或間接對幼兒日後發展造成影響，尤其是「情緒教導型」的父母，不僅對幼兒日後發展有長期的正向影響，也能適時提昇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

三、情緒調節能力的內涵與相關因素研究

「情緒」和「調節」原指兩個不同的概念，將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則形成所謂的「情緒調節」。「情緒」一詞有著熱情、機警、有力量的，甚至是混亂的意義；而「調節」意味使之有秩序，合乎規則，當個體憤怒、失望、歡喜過度或感到苦惱時，便能有效地協調主觀的經驗與行為，使之具有良好的適應，此即說明情緒調節的根本要意（江文慈，民 88）。研究者依相關情緒調節的文獻加以回顧，整理出以歷程和結果兩觀點來陳述情緒調節的定義。第一，將情緒調節視為一種情緒運作的歷程。Gross（1999；引自董秀美，民 91）認為情緒調節是個體監控、評估與修正情緒之運作，使個體對情緒情境有適當的反應，並能有效管理和掌控情緒的一種歷程。Spinra 等人（2004）同樣認為情緒調節是有關情緒反應之調節、增加或修正的過程。林昭慧（民 88）綜合文獻指出情緒調節是一種調節正負向情緒的歷程，從情緒被激發喚起，個體如何詮釋此情境，選擇要或是不要因應，怎樣的因應方式，這一連串的過程，即是情緒調節，可見歷程中牽涉到生理喚起、注意歷程、認知評估、行為反應等面向的運作，因此在情緒調節的各階段裡，個體可能運用多種方式來達到自我情緒調節的目的。第二，將情緒調節視為情緒表現的能力。如林彥君（民 92）視情緒調節為幼兒對本身內在心理狀態及外在情緒刺激的反應能力。Kalpidou, Power, Cherry, and Gottfried（2004）認為情緒調節是指個體有能力去控制情緒的表達與經驗。綜而論之，本研究認為情緒調節是一種能力，是關注個體在情緒運作歷程中的不同階段，如何針對情緒刺激或情緒反應，透過各種方式，例如注意力控制、行為抑制、衝動與知覺敏感度控制等來展現情緒調節的能力，使得個體表現出符合社會規範的情緒行為。

從發展觀點來看，年齡一直被視為重要的探討因素，即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是否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日漸茁壯，在幼兒情緒調節的實証研究上，對於年齡與情緒調節能力之間的關係並無一致的定論。多數的研究發現年齡與情緒調節均無相關，林彥君（民 92）指出不同年齡之幼兒在情緒調節能力上沒有顯著差異；Fabes 等人（1999）以平均約 4 歲的幼兒為研究對象，經由老師對其調節控制的評定，也發現學前幼兒的注意力專注、抑制控制、知覺敏感度和低度滿足的發展並不受年齡因素而有所不同；但也有研究結果不支持此結論，Eisenberg 等人（2001）採 CBQ 三個分量表來評估平均約 6 歲幼兒的調節能力，結果發現在母親所評定的調節中顯示年齡差異，換句話說，相較於年幼者，年長者在注意力專注、注意力轉移和抑制控制表現上較佳。故研究者推論在幼兒階段，注意力和行為控制的調節面向會有較顯著的成長。

針對情緒調節能力的測量方式來看，國內研究使用的測量方法多以量表或問卷為主，試圖測量出個體的情緒調節能力及策略，如江文慈（民 88）、蕭瑞玲（民 91）和李玟儀（民 92）皆採「情緒調整量表」來測量個體的情緒調節能力，主要涉及情緒覺察、情緒表達、調整策略、情緒反省和情緒效能五大能力。林彥君（民 92）請家長根據幼兒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緒表現來填寫「幼兒情緒調節能力量表」，透過資料的收集並進行因素分析，將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區分為他人引導及安撫行為、自我引導行為、運用語言表達情緒、負向的情緒表達，與自我安撫行為之六大情緒調節策略。蕭翊杰、葉光輝（民 89）則採用 CBQ 量表的「注意力轉移」和「注意力專注」兩部分，以及孩童因應策略檢視表（Children's coping strategies checklist; CCSC）來測量孩子的情緒調節能力。僅林昭慧（民 88）採質的研究法分析，透過觀察及訪談的資料，搭配相關文獻做進一步的觀點詮釋。國外研究較常使用 CBQ 量表來測量幼兒的調節能力，研究者會根據本身對情緒調節的定義，選取 CBQ 之部分分量表來作為測量工具。Eisenberg 等人（1995）認為情緒調節是個體透過注意力和行為上的反應，以調節個體因外在刺激所引發的內在情緒和生理上反應，故採用 CBQ（The Child Behavior Questionnaire）量表中「注意力專注」（Attentional focusing）、「注意力轉移」（Attentional shifting）、「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與「衝動」（Impulsivity）四個分量表作為測量工具。接著 Eisenberg 等人（2003, 2004）皆採用「注意力專注」、「注意力轉移」和「抑制控制」三個分量表來評估幼兒的調節。Rothbart 與同事（1993; 引自 Fabes *et al.*, 1999）將 CBQ 量表進行因素分析，發現「有效控制/抑制」（Effortful control / Restraint）的向度，能清楚反映幼兒是否具有調節刺激的能力，故採此向度下的四個分量表作為測量工具，包含「抑制控制」、「注意力專注」、「低度滿足」（Low intensity pleasure）、「知覺敏感度」（Perceptual sensitivity）。

綜合歷年國內外情緒調節的研究結果，整理出性別、氣質、親子關係三大因素來加以敘述。就性別因素來說，國外研究指出，在老師的評定上，學前女孩的抑制控制、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和低度滿足的表現較男孩為佳（Fabes *et al.*, 1999; Eisenberg *et al.*, 2003）。然而林昭慧（民 88）和 Spinrad 等人（2004）均發現情緒調節的因應策略具有普遍性，即無呈現男女性別之差異；如同蕭翊杰、葉光輝（民 89）的研究結果指出男女生的注意力控制能力並沒有差別，在情緒有關的認知與行為調節的能力上，僅在逃避策略上女生得分高於男生，其他則無顯現性別差異。其次，針對氣質與後天因素而言，其實很難去劃分兩者對個體的影響

力，李玟儀（民 92）的研究結果，顯示學童在氣質各方面的表現，僅「反應強度」與情緒調整的表現呈現負相關，表示當學童對內、外在刺激所產生的反應強度愈強烈時，學童在情緒表達、情緒調整策略和自我情緒效能方面的能力可能會愈低下。Eisenberg 等人（1995）研究結果雖然指出氣質因素（情緒性和適當的調節）會影響個體在情緒和行為表現上的問題，如注意力缺陷症、缺乏衝動控制的外向性行為和過動症等，但氣質並非主宰個體所有行為方面的調節，有些調節技巧是可以學習而來，個體可以透過社會化或他人教導來學習抑制衝動和適當的情緒表達。最後就親子關係來說，江文慈（民 88）研究結果顯示社會情感經驗的影響，包括學校、同儕及家庭等互動經驗，會直接影響情緒調節能力的發展。蕭瑞玲（民 91）發現不同父母管教方式對國小學童在情緒調整表現上有顯著差異。李玟儀指出親子關係的四大層面（相互信任、友誼性交往、情感交流、獨立）皆與情緒調節量表有正相關。國外研究 Berlin and Cassidy（2003）研究結果發現，當母親對孩子的表達採高控制，其孩子會較少表達和分享情緒，以及較常壓抑自我情緒；相對的，Eisenberg 等人（2003）發現當母親愈常表達正向的情緒時，其孩子的調節表現會愈好。

叁、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設計

（一）正式樣本

本研究以 93 學年度台南市幼稚園大班幼兒的家長為研究對象，採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樣本選取。量化研究最重視樣本的代表性，故研究樣本愈大愈能代表母群體的特質，但有於研究者本身的時間與人力上的限制，最後預計選取 500 位幼兒為正式研究樣本。首先，每班抽取 5 位幼兒來計算，共需抽取 100 個大班。其次，將台南市劃分六大行政區域，依各區之公立私立幼稚園的班級數比例，算出各區該抽取出的班級數量。接著，將台南市公立私立幼稚園班級數加以編排序號，使用亂數表隨機抽取 100 個班級為正式施測樣本。最後，研究者經由電話的聯繫，取得台南市願意參與研究的幼稚園，約定時間後由研究者親自前往各園所，向園長和教師說明問卷施測方式與注意事項，隨後附上施測說明，轉由該班教師協助

將「父母後設情緒理念」和「情緒調節量表」兩份問卷發給幼兒帶回請家長填寫。因此，本研究樣本來自台南市 48 所幼稚園的 500 位大班幼兒，共計回收 491 份問卷，回收率達 98.2%，排除無效問卷後，實際有效使用問卷數為 475 份。

(二) 樣本之基本特質描述

幼兒共 475 位，女生 259 位 (54.5%)，男生 216 位 (45.5%)。年齡方面，以月齡來計算，平均月齡為 75 個月。在幼兒就讀園所之行政區域方面，東區人數最多有 150 位幼兒 (31.6%)，其次是北區有 97 位幼兒 (20.4%)，再其次為安南區有 79 位幼兒 (16.6%)。家長部分，填答者以幼兒的母親居多，約佔八成左右。年齡層多分佈在 31~40 歲和 41~50 歲之間，約佔總人數的九成以上。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專)和高中職學歷者為大宗，兩者共計接近總人數的九成左右。在職業類別方面，以專職家庭主婦(夫) (34.1%) 和中小企業者 (41.7%) 為較多。

二、研究測量工具

(一) 父母後設情緒理念量表

本研究採葉光輝 (民 91) 編製的「父母後設情緒理念量表」做為測量工具，全量表共有 42 個題項。作答時由父母根據每題的敘述內容，由「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之六點量尺中，選出最符合自己實際狀況的答項作勾選。在效度部分，因素一「情緒教導型」，其特徵值為 5.87，解釋變異量為 14%；因素二「情緒不干涉型」，其特徵值為 4.16，解釋變異量為 9.9%；因素三「情緒摒除型」，其特徵值為 3.65，解釋變異量為 8.7%；因素四「情緒失控型」，其特徵值為 5.24，解釋變異量為 12.5%。在信度部分，本研究採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 α 來進行信度考驗，「情緒教導型」的 α 值為 0.85；「情緒不干涉型」的 α 值為 0.78；「情緒摒除型」的 α 值為 0.69；「情緒失控型」的 α 值為 0.88；而總量表的 α 值為 0.79。後設情緒理念的分數，是受試者在各分量表中每項得分之加總除以該分量表的題數，所得之平均分數，故每位家長均有四項分數。

(二) 情緒調節量表

本量表係參考 Rothbart 等人 (2001) 編製的「兒童行為問卷」(簡稱 CBQ)，依據研究者對情緒調節能力的定義，擇取符合研究所需向度的題目，將之翻譯成中文後，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就情緒調節量表的內容、屬性和類型的適當性加以審查，隨後將某些題項的語義加以修改。接著實際請幾位育有大班幼兒的家長

進行閱讀與試做，觀察是否有閱讀困難或題意不清的情形，並邀請永康市某幼稚園大班的 50 位家長進行預試，預試題項為注意力專注、注意力轉移、衝動和抑制控制四個分量表，共 51 題。預試中發現題目太長會提高填答者的疲倦度而影響正確性，故正式施測時，改採 CBQ 量表之簡短版作為正式題項，包含注意力專注、衝動、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共 24 題。本量表由幼兒的家長進行填答，作答時先閱讀各題項敘述，決定在過去六個月中，幼兒的反應是否如同題項說明，由「總是如此」到「從不如此」之五點量尺中，選出最符合幼兒日常表現的答項作勾選。

在效度方面，本量表採專家效度與效標關聯效度來進行檢定。在專家效度方面，研究者邀請兩位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就題目能否測量出該層面的特質進行審閱修正，並以保留、修改、移項和刪除此四個向度請專家加以勾選，並給予修改意見，使得此量表在內容效度上能符合所欲測量的情緒調節。另從效標關聯效度而言，在呂翠夏、張鳳吟（民 94）「幼兒的情緒性、情緒調節、與其同儕互動之關係」的研究中，使用與本研究相同的情緒調節量表做為測量工具，研究結果發現容易強烈生氣和具有低情緒調節能力的孩子，傾向較多的攻擊行為，而高生氣與害怕、低情緒調節能力的孩子，有較多的退縮行為，即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與利社會行為呈現顯著正相關（ $r=.56, p<.001$ ），顯示情緒調節能力越好，利社會行為越多。在信度方面，Rothbart 等人（2001）在評定四到五歲的樣本上指出量表 α 平均達 .73（.64-.92），在評定六到七歲的樣本上量表 α 平均達 .75（.67-.92），顯示分量表的信度頗佳。本研究也採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 α 來進行考驗，「注意力專注」的 α 值為 0.71；「衝動」的 α 值為 0.61；「知覺敏感度」的 α 值為 0.69；「抑制控制」的 α 值為 0.71，而總量表的 α 值為 0.73。幼兒情緒調節能力的分數，為幼兒在情緒調節各分量表中每項得分之加總除以該分量表的題數，所得之平均分數。

三、資料分析的方法

問卷回收後，研究者即將資料輸入電腦，依研究目的與假設加以分類處理編號、計分、登錄，使用 SPSS 套裝軟體程式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並依據研究目的與變項之測量層次為基礎，選擇適當的資料分析方法，以回答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包含描述統計、皮爾森積差相關、 t 考驗和逐步迴歸分析。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後設情緒理念與情緒調節之描述統計

研究結果顯示，父母在情緒教導理念、情緒不干涉理念、情緒摒除理念和情緒失控理念的平均得分，分別為 4.65、2.71、3.65、2.85，標準差為 0.60、0.66、0.76、0.94。幼兒在注意力專注、衝動、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的平均得分，分別為 3.78、3.29、3.98、3.73，標準差為 0.54、0.56、0.56、0.59。

二、年齡與情緒調節之相關

為瞭解幼兒情緒調節能力是否隨著年齡漸增而有較成熟的表現，本研究採 Pearson 積差相關來瞭解幼兒年齡與情緒調節能力的相關程度。從表 4-1 的結果分析可知，幼兒年齡與注意力專注、抑制控制的表現皆呈顯著正相關， p 值分別小於 .01 和 .05；而其與衝動和知覺敏感度則沒有相關，表示當幼兒年齡愈長，在注意力專注和抑制控制的表現上會愈佳。

表 4-1 幼兒年齡與四個情緒調節分量表之交互關係

情緒調節量表	幼兒年齡（月齡）
注意力專注	.14**
衝動	-.06
知覺敏感度	.08
抑制控制	.11*

$N=475$; * $p < .05$. ** $p < .01$.

三、幼兒性別在情緒調節上之差異分析

為回答男女孩在情緒調節得分上有無差異，研究者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藉以瞭解男女孩在情緒調節四個分量表上得分的差異情形。從表 4-2 的結果分析可知，在「注意力專注」方面，男女孩的變異數具有同質性，且考驗結果 t 值為 -1.43 ($p > .05$)，顯示差異未達顯著；在「衝動」方面，男女孩的變異數具有同質性，

且考驗結果 t 值為 1.87 ($p > .05$)，顯示差異未達顯著；在「知覺敏感度」方面，男女孩的變異數具有同質性，且考驗結果 t 值為-4.13 ($p < .001$)，則有顯著差異；在「抑制控制」方面，男女孩的變異數具有同質性，且考驗結果 t 值為-4.09 ($p < .001$)，則有顯著差異。可見男女孩在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得分上呈現顯著差異，從樣本平均數可看出，女孩的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表現均較男孩為佳。

表 4-2 男孩、女孩在情緒調節量表上的 t 檢定

情緒調節量表	男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注意力專注	3.74 (0.56)	3.81 (0.53)	-1.43
衝動	3.34 (0.55)	3.24 (0.56)	1.87
知覺敏感度	3.86 (0.57)	4.07 (0.53)	-4.13***
抑制控制	3.62 (0.62)	3.83 (0.55)	-4.09***

$N=475$; * $p < .05$. *** $p < .001$.

四、後設情緒理念與情緒調節能力之相關分析

為回答父母後設情緒理念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之間是否有相關存在，故針對各變項進行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四種後設情緒理念與幼兒情緒調節中的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大多有顯著相關，但與衝動之間大多沒有相關。

從表 4-3 的結果分析可知，在「教導型」方面，與幼兒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的相關分別為.33、.35 和.35 ($p < .001$)，均呈顯著正相關；但與衝動沒有相關。其次，在「不干涉型」、「失控型」方面，與注意力專注的相關分別為-.14 和-.32，與知覺敏感度的相關分別為-.12 和-.15，與抑制控制的相關分別為-.13 和-.34，顯示後設情緒理念為「不干涉型」和「失控型」，均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呈顯著負相關，但與衝動均無相關。最後是「摒除型」與幼兒注意力專注、抑制控制的相關分別為-.24 和-.20 ($p < .001$)，呈顯著負相關；與衝動的相關為.11 ($p < .05$)，呈顯著正相關；與知覺敏感度則沒有相關。顯示若父母在情緒教導型得分越高，幼兒在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的得分也會越高；若父母在情緒不干涉型、情緒摒除型或情緒失控型得分越高，相對幼兒在注意力專注、

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的得分會越低，當中僅有情緒摒除型得分與知覺敏感度的負相關未達顯著，且發現若父母在情緒摒除型得分越高，其幼兒在衝動的得分也會越高。

表 4-3 後設情緒理念與四個情緒調節分量表之交互關係

	注意力專注	衝動	知覺敏感度	抑制控制
情緒教導	.33***	-.01	.35***	.35***
情緒不干涉	-.14**	-.02	-.12**	-.13**
情緒摒除	-.24***	.11*	-.06	-.20***
情緒失控	-.32***	.05	-.15***	-.34***

$N=475$; * $p < .05$. ** $p < .01$.

五、後設情緒理念在幼兒情緒調節能力上之迴歸分析

國外研究均指出父母後設情緒理念會對幼兒調節能力造成影響(Hooven *et al.*, 1995; Gottman *et al.*, 1996)，因此本研究採同樣的角度來看待此兩者之關係和影響方向，試圖從父母後設情緒理念中找出預測幼兒情緒調節的重要因素，以回答研究問題「父母後設情緒理念對幼兒情緒調節能力的預測力為何？」。從後設情緒理念與情緒調節能力的相關結果可知，四種後設情緒理念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有顯著相關，僅與衝動沒有相關；尤其是「注意力專注」、「抑制控制」之表現，與每一種父母後設情緒理念皆相關，除情緒教導型理念與之呈現顯著正相關外，其餘皆為顯著負相關。綜合上述結果可推論，四種後設情緒理念在衝動的解釋量會偏低，而父母具有「教導型」的後設情緒理念，能正向預測幼兒在注意力專注和抑制控制上的表現。另外研究文獻也指出年齡增長，以及性別差異都可能影響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加上本研究結果指出幼兒性別、年齡皆與情緒調節能力有相關，因此研究者亦將幼兒「性別」和「年齡」一併列入預測情緒調節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最後，以幼兒性別、年齡和四種後設情緒理念為預測變項，進行逐步迴歸統計分析(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其分析結果歸納如下：

在預測「注意力專注」上，依表 4-4 的結果分析可知，進入逐步迴歸方程式有情緒教導型理念、情緒摒除型理念、年齡和情緒失控型理念四個預測變項，調整後 R 平方為.185 ($F=27.88$, $P < .001$)，總計可解釋幼兒注意力專注 18.5%的變

異量。在逐步迴歸分析中，首先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預測變項是情緒教導型理念，其可獨立解釋注意力專注 10.8%的變異量，以調整後的 R 平方來表示，仍有 10.6%的解釋力；選入情緒摒除型理念之預測變項後，可對注意力專注增加 6%的解釋量；而增加第三預測變項幼兒年齡，可略增 1.2%的解釋量；最後加入情緒失控型理念預測變項，同樣略增 1.2%的解釋量。另檢視各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Beta)，分別是情緒教導型理念為.276、情緒摒除型理念為-.172、年齡為.114、情緒失控型理念為-.139。可見父母後設情緒理念和幼兒年齡可預測注意力專注的得分，僅情緒不干涉型理念沒有預測力，且以情緒教導型理念對注意力專注表現最具影響力。

在預測「衝動」上，從表 4-4 的結果分析可知，進入逐步迴歸方程式的僅有情緒摒除型理念此預測變項，調整後 R 平方為.01 ($F=5.89, P<.05$)，總計可解釋幼兒衝動 1%的變異量。對照「注意力專注」依變項可被解釋 18.5%的變異量來說，就衝動依變項來說，僅能解釋其 1%的變異量，解釋力略顯薄弱。另檢視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Beta)，情緒摒除型理念為.111。可見情緒摒除型理念可預測幼兒衝動的得分。

在預測「知覺敏感度」上，依表 4-4 的結果分析可知，進入逐步迴歸方程式有情緒教導型理念和性別二個預測變項，調整後 R 平方為.15($F=42.79, P<.001$)，總計可解釋幼兒知覺敏感度 15%的變異量。在逐步迴歸分析中，首先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預測變項是情緒教導型理念，其可獨立解釋知覺敏感度 12.4%的變異量，以調整後的 R 平方來表示，仍有 12.2%的解釋力；選入幼兒性別之預測變項後，可對知覺敏感度增加 2.9%的解釋量。另檢視各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Beta)，分別是情緒教導型理念為.345、性別為.172。可見情緒教導型理念和幼兒性別可預測知覺敏感度的得分，且以情緒教導型理念對幼兒知覺敏感度表現最具影響力。

在預測「抑制控制」上，依表 4-4 的結果分析可知，進入逐步迴歸方程式有情緒教導型理念、情緒失控型理念、性別、年齡和情緒摒除型理念此五個預測變項，調整後 R 平方為.214 ($F=26.77, P<.001$)，總計可解釋幼兒抑制控制 21.4%的變異量。在逐步迴歸分析中，首先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預測變項是情緒教導型理念，其可獨立解釋注意力專注 12.1%的變異量，以調整後的 R 平方來表示，仍有 11.9%的解釋力；選入情緒失控型理念之預測變項後，可對抑制控制增加 5.4%的解釋量；而增加第三預測變項幼兒性別，可增加 2.9%的解釋量；增加第四預測變項幼兒年齡，可略增 1%的解釋量；最後加入情緒摒除型理念預測變項，僅略增

0.8%的解釋量。另檢視各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Beta），分別是情緒教導型理念為.27、情緒失控型理念為-.187、性別為.177、年齡為.098和情緒摒除型理念為-.107。可見父母後設情緒理念和幼兒性別、年齡，均可預測抑制控制的得分，僅情緒不干涉型理念不具預測力，且以情緒教導型理念對抑制控制表現最具影響力。

表 4-4 影響父母評定幼兒情緒調節能力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步驟	預測變項	標準化 迴歸係數	R	調整後 R 平方	R 平方 改變量	F 值
注意力專注						
1	情緒教導型理念	.329	.329	.106	.108	57.22***
2	情緒教導型理念	.334				
	情緒摒除型理念	-.244	.409	.164	.060	47.43***
3	情緒教導型理念	.329				
	情緒摒除型理念	-.241				
	年齡	.112	.424	.175	.012	34.42***
4	情緒教導型理念	.276				
	情緒摒除型理念	-.172				
	年齡	.114				
	情緒失控型理念	-.139	.438	.185	.012	27.88***
衝動						
1	情緒摒除型理念	.111	.111	.010	.012	5.89*
知覺敏感度						
1	情緒教導型理念	.353	.353	.122	.124	67.01***
2	情緒教導型理念	.345				
	性別	.172	.392	.150	.029	42.79***
抑制控制						
1	情緒教導型理念	.348	.348	.119	.121	65.02***
2	情緒教導型理念	.257				
	情緒失控型理念	-.249	.418	.171	.054	49.87***
3	情緒教導型理念	.250				
	情緒失控型理念	-.249				

依變項 步驟	預測變項	標準化 迴歸係數	R	調整後 R 平方	R 平方 改變量	F 值
4	性別	.171	.452	.199	.029	40.15***
	情緒教導型理念	.245				
	情緒失控型理念	-.248				
5	性別	.178	.463	.208	.010	31.97***
	年齡	.102				
	情緒教導型理念	.270				
	情緒失控型理念	-.187				
	性別	.177				
	年齡	.098	.472	.214	.008	26.77***
	情緒摒除型理念	-.107				

* $p < .05$. *** $p < .001$.

伍、研究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討論

(一) 幼兒年齡與情緒調節之關係

本研究結果與 Eisenberg 等人(2001)的發現相符合，皆指出當幼兒年齡愈長，在注意力專注和抑制控制的表現上會愈佳，顯示幼兒在學前發展階段，其注意力和行爲的控制能力有較顯著的成長。令人意外的是，衝動並沒有隨著年齡增長而出現頻率下降的情形。本研究中所謂衝動是指「在教導或新奇、不確定的情境下，缺乏能力去計劃和抑制住不適當的反應」，故研究者認為控制衝動的行爲，可能會受限於幼兒的認知或語言發展，因而受到週遭環境刺激的喚起，無法先透過內在語言或思考再表現出適宜行爲，故要表現出控制衝動的行爲可能需同時伴隨幼兒在認知和語言上的成熟。

(二) 幼兒性別與情緒調節之關係

如同先前研究 (Eisenberg *et al.*, 1995)，本研究也發現男女孩在不同情緒調節能力上有所差異，此結果符合本研究假設「男女孩在注意力專注、衝動、知覺敏

感度和抑制控制得分上會有顯著差異」的部分說法。Eisenberg 等人在長期研究中發現學齡前階段，在父母所評行為調節的得分上，女孩較男孩高分，尤其在 CBQ 之抑制控制分量表上的表現。本研究同樣發現女孩不僅在抑制控制表現上較男孩佳，在知覺敏感度上也同樣較男孩表現好。研究者認為此結果可能證實男女在天生上就存在差異，另一方面可能與後天成人對女孩的期待和教育有關，例如會較期待女孩安靜坐好，或培養其較細心的特質等。

(三) 父母後設情緒理念與幼兒情緒調節力之關係

1. 強調情緒教導型理念的父母，能提昇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

研究者預期在情緒教導型理念得分較高的父母，與幼兒在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得分上有顯著正相關，而與幼兒在衝動得分上有顯著負相關。本研究結果僅部份支持此研究假設，顯示情緒教導型理念得分越高的父母，其幼兒在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能力會有越好的表現，但「教導型」後設情緒理念與衝動沒有相關。另從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教導型」後設情緒理念是預測幼兒情緒調節能力最主要的因素，尤其在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的表現上，此結果證實本研究假設「在情緒教導型理念得分較高的父母，對幼兒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與抑制控制能力有正向影響」。

已有一些研究顯示父母強調「情緒教導型」後設理念，不僅與幼兒情緒調節能力有顯著相關，同時也能有效預測幼兒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能力的發展表現 (Hooven *et al.*, 1995; Gottman *et al.*, 1996, 1997; 蕭翊杰、葉光輝，民 89)。研究者認為造成此結果的可能原因有二，第一，如同 Hooven 等人與 Katz and Windecker-Nelson (2004) 在研究中皆證實父母的後設情緒理念越具有教導性，可以教導孩子如何覺察他人情緒、如何調節自我情緒和如何監督自己情緒，且有較正向的親子互動，使得孩子表現出較少的心理困擾，在注意力方面也較集中。可見持有情緒教導型理念的父母，會與孩子有較多互動的機會，對幼兒的情緒反應會給予關注、接受與尊重，主動和幼兒討論情緒的前因後果，教導幼兒覺察、同理自我與他人情緒，用口語命名情緒等等，以致於孩子可從父母的身上或父母對情緒的反應、態度，去習得有效的情緒處理方式或策略，故在面臨情緒事件時，幼兒較能有效處理負向情緒，而不會衝動行事；另一方面也會適時安撫自我情緒，將注意力集中在正向事件上，不讓情緒持續干擾進行中的行為。第二，Wood, Bruner, and Ross (1976; 引自 Stansbury & Sigman, 2000) 研究指出親子互

動如同搭建孩子情緒的鷹架，父母可能會增強孩子特定的行為，且針對如何做適當的反應提供直接的口語教導等，可見從鷹架學習觀點來看，父母是幼兒在情緒發展上的支持者與教導者，會根據幼兒目前的發展狀況，適時從互動中提昇其能力，或引導幼兒思考、解決問題，使得幼兒在情緒發展的關鍵期能穩定地發展出較佳的能力。

2.強調情緒不干涉型理念的父母，對幼兒任一情緒調節能力均無預測力

先前研究結果發現，情緒不干涉型理念無法預測孩子任一情緒調節能力（蕭翊杰、葉光輝，民 89），本研究結果也加以證實，發現在情緒不干涉型理念得分較高的父母，雖然與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呈現負相關，但卻沒有產生任何顯著的解釋力。研究者認為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與父母對幼兒情緒處理的信念有關，強調「情緒不干涉型」理念的父母覺得順其自然是教導幼兒處理情緒的最佳方式，當幼兒出現負向情緒時常採放任，而不給予干涉或積極介入，因此在面對幼兒生氣事件時，並無特定的態度或反應，導致幼兒在與父母互動中學習不到任何情緒處理的策略。Spinrad 等人（2004）同樣提及若母親對幼兒情緒的反應是呈現不理會，可能影響幼兒自我調節技巧的發展，因幼兒無法從母親的反應中學習到如何自我調節，以及處理情緒的策略。

3.強調情緒摒除型理念的父母，與幼兒衝動呈現正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情緒摒除型理念得分較高的父母，不僅與衝動有正相關，也具有正向預測力，並證實對幼兒注意力專注和抑制控制有負向影響。蕭翊杰、葉光輝（民 89）同樣發現此類後設情緒理念的父母能負向預測孩子的注意力維持。其他研究也發現當父母以忽略與處罰的方式來回應孩子的負向情緒，不但會提高孩子負向情緒的強度，也不利於孩子的社會能力，尤其孩子日後在面對他人負向情緒時，也會採取同樣激烈的情緒反應與處理方式，並不會因應情況去調整自己的情緒表達與強度（Fabes *et al.*, 2001）。強調「摒除型」情緒理念的父母對孩子的情緒雖敏感但顯得挑剔，對孩子的負向情緒顯示出低接受度，認為情緒的產生是沒有道理，且視生氣情緒對幼兒的身心有害，故會以注意力轉移或處罰的方式要求孩子儘快逃離情緒，事後也不會與孩子討論處理情緒的方式。所以研究者推測此類父母教養下的幼兒，容易被情緒高度激發，卻因無法發洩或不知如何處理高漲的情緒，導致注意力專注和抑制控制的表現不佳，且常伴隨衝動的出現。

4.強調情緒失控型理念的父母，會減損幼兒注意力專注和抑制控制的表現

蕭翊杰、葉光輝（民 89）研究發現，具有失控型後設情緒理念的父母，對孩子的注意力維持有負向預測力，原因可能是父母對孩子負向情緒的不接受，導致孩子注意力集中的表現較差，容易受負向情緒的干擾而分心。本研究結果也發現在情緒失控型理念得分較高的父母，會對幼兒注意力專注和抑制控制的表現產生負向影響。研究者從社會參照觀點來推論，可能此類父母在負向情緒事件中所表現出的行為或反應，幼兒會參照該情緒表現方式或態度，當其面臨相類似情緒事件時，便會以父母的反應模式來調節、修正自己的情緒反應，可預期父母若常表現出情緒失控的狀態，幼兒便可能視失控性表現為處理情緒的方式，甚至形成自我處理情緒的一套價值信念，此信念不但會容易激起自我情緒、出現失控性行為，且較無法積極正向處理情緒，故活動進行時較無法專心，也缺乏有效控制情緒的能力。

5.兩變項的相互關係

綜合而論，父母傾向不同的後設情緒理念，對幼兒情緒調節能力的預測性便不同，此結果與蕭翊杰、葉光輝（民 89）的研究發現相同。但就相關研究性質的觀點思考，可以懷疑幼兒情緒調節能力同樣會造成父母傾向不同的後設情緒理念，就是說幼兒在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上有較佳的表現，可能會導致父母傾向於情緒教導型理念；但如果孩子本身容易被情緒激起，常有衝動行為出現，且在情緒的當下困難靜下心與成人對話，此種互動模式累積多次後，當孩子一出現波動較大的負向情緒，父母就會自動啟動情緒摒除系統，要求孩子安靜，也不解釋此做法的原因。如同 Lagattuta and Wellman（2002）提及當孩子表現出正向情緒時，父母較常談論有關情緒的議題，但當孩子表現出負向情緒時，父母可能忙於處理當下的狀況，沒有辦法靜下心與孩子討論，顯示孩子的情緒與調節方式同樣會對父母的教導性有所影響，因此除了思考父母影響幼兒的情緒調節，也得反向思考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是否對父母情緒處理的態度、信念有所衝擊。未來研究可以經由縱貫研究去深入瞭解此兩變項的相互關係。

二、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最主要貢獻在於發現，當孩子處於學前階段，父母對幼兒情緒事件的關注與教導，會在幼兒情緒發展上展現不同程度的效果，可見父母適時的介入，在幼兒情緒發展的歷程中具有貢獻性。其影響途徑是經由父母本身對情緒事物的一套概念或信念，在日常生活互動中，對孩子情緒調節造成直接的影響。研究更

進一步證實，父母在不同後設情緒理念之傾向，會對幼兒情緒調節能力產生不同的預測力。若父母強調「教導型」情緒理念特徵，幼兒在注意力專注、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的表現較佳。若父母強調「不干涉型」情緒理念特徵，雖然對幼兒情緒調節能力沒有特定的影響力，但與各情緒調節表現均呈負相關。父母若強調「摒除型」情緒理念特徵，能預測幼兒有較多的衝動表現，且在注意力專注和抑制控制的表現均較差。父母若強調「失控型」情緒理念特徵，其對幼兒在注意力專注和抑制控制的表現有負向的影響。

其次，本研究認為情緒調節能力佳者，是指在面臨情緒激發的一連串歷程中，個體有較多的內在資源可以運用，藉以緩和、維持或調整當下的情緒狀態，使得個體的行為不完全由情緒引導，而是能彈性運用情緒所給予的訊息，以達自我目標或表現出符合社會規範的情緒行為。例如孩子的玩具被搶走，經常會激起兒童生氣的情緒，此時情緒調節能力較佳的幼兒，不僅會認識自己生氣的情緒，且會以具適應性的方式使用此資訊，包括決定不和搶自己玩具的孩子玩耍，或是透過成人的協助解決問題等（陳文玲，民 94）。本研究結果發現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存在性別差異，女孩在知覺敏感度和抑制控制上較男孩表現佳，此顯示在幼兒情緒發展上，女孩擁有較多的內在資源來因應自我情緒的激起，相對於男孩在面臨自我情緒激起時，可能因內在資源的缺乏，顯得困難去調節情緒，故需透過父母進一步的示範，以協助男孩擴大自我內在的情緒能力或資源。

本研究在某些方面存在限制，首先，就「研究樣本」而言，僅以台南市公私立幼稚園大班的幼兒為主要研究對象，故本研究結果與推論需謹慎，無法推論到其他縣市的團體。其次，就「研究變項」而言，幼兒情緒調節能力受到眾多因素影響，包含氣質、親子關係、父母的教養方式等，本研究僅探討父母後設情緒理念對幼兒情緒調節能力的影響，這或許也是在本研究結果中，父母後設情緒理念對幼兒情緒調節能力的解釋量有所侷限的原因。再者，就「研究方法」而言，本研究僅採量化統計分析方法，所得結果僅能從問卷得來的資料做分析，因而造成本研究在分析推論上的限制。另就「測量工具」而言，後設情緒理念量表只針對幼兒表達生氣情緒時，父母所採取的反應模式，故僅瞭解幼兒生氣情緒之情形，忽略情緒的其他面向，如幼兒難過時，父母所採取的反應模式。在情緒調節測量部分同樣有所限制，情緒調節被視為動態的發展歷程，歷程中牽涉到生理喚起、注意歷程、認知評估、行為反應等面向的運作，本研究僅瞭解幼兒在行為層面的調節，對其他層面的調節則無法得知。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有，第一，先前研究 Eisenberg 等人（2004）指出學齡前幼兒本身對注意力和行爲的控制能力，可預測孩子日後的生活適應力和復原力。研究者認爲父母後設情緒理念、幼兒情緒調節能力與日後生活適應三者間的關係，值得未來做進一步的追蹤研究。第二，Eisenberg（1996）在 Gottman 等人（1996）的研究中發現，父母後設情緒理念影響幼兒結果的歷程中，父母教養行爲被視爲中介變項。可見父母後設情緒理念可能先影響其教養行爲，再透過不同的教養行爲對幼兒情緒能力造成影響，此假設則需後續研究的驗證。另外，實際在親子互動中，後設情緒理念是否會直接落實行爲層面影響幼兒，還是後設理念與教養行爲並不一致，這也是值得探討的議題。第三，本研究發現父母強調「教導型」的後設情緒理念，對幼兒情緒調節能力有正向影響，但此後設情緒理念會透過何種機制、途徑去影響幼兒，如透過親子對情緒的討論等等，皆需未來研究更深入的探討。

參考文獻

- 江文慈（民 88）。**情緒調整的發展軌跡與模式建構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李玟儀（民 92）。**國小高年級學童氣質、親子關係與其情緒調整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院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市。
- 呂翠夏、張鳳吟（民 94 年 10 月）。**幼兒的情緒性、情緒調節、與其同儕互動之關係**。**發展心理學**。第四十四屆台灣心理學年會壁報論文，桃園中壢：中原大學。
- 林彥君（民 92）。**照顧者的情緒智力、幼兒情緒調節能力及其人際關係之探討**。國立台北護理學院嬰幼兒保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林昭慧（民 88）。**幼兒在幼兒園中情緒調節之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陳文玲（民 94）。淺談嬰幼兒的情緒調節。**國教世紀**，216，15-24。
- 葉光輝（民 91）。父母的後設情緒理念類型及測量。載於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主編），**情感、情緒與文化**（頁 267-297）。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葉光輝、鄭欣佩、楊永瑞（民 94）。母親的後設情緒理念對國小子女依附傾向的影響。**中華心理學刊**，47（2），181-195。

- 董秀美（民 91）。**情緒調節策略量表之發展：初探影響情緒調節歷程之因素**。國立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 蕭翊杰、葉光輝（民 89 年 12 月）。父母的後設情緒理念類型與孩子的情緒調節能力。楊國樞，**家庭教化**。家人關係及其心理歷程：第五屆華人心理與行為科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及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台北：南港。
- 蕭瑞玲（民 91）。**國小學童情緒調整及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市。
- Berlin, L. J., & Cassidy, J. (2003). Mothers' self-reported control of their preschool children's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ssociations with infant-mother attachment and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12*(4), 477-495.
- Cassidy, J., Parke, R. D., Butkovsky, L., & Braungart, J. M. (1992). Family-peer connections: The roles of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within the family and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s. *Child Development, 63*, 603-618.
- Dunn, J., & Brown, J. (1991). Family talk about feeling states and children's later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emotio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3), 448-455.
- Eisenberg, N. (1996). Meta-emot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in the family---A topic whose time has come: Comment on Gottman et al. (1996).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0*(3), 269-276.
- Eisenberg, N., Cumberland, A., & Spinrad, T. L. (1998).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Psychological Inquiry, 9*(4), 241-273.
- Eisenberg, N., Fabes, R. A., Murphy, B., Maszk, P., Smith, M., & Karbon, M. (1995). The role of emotionality and regulation in children's social functioning: A longitudinal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66*, 1360-1384.
- Eisenberg, N., Gershoff, E. T., Fabes, R. A., Shepard, S. A., Cumberland, A. J., Losoya, S. H., Guthrie, I. K., & Murphy, B. C. (2001). Mothers' emotional expressivity and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and social competence: Mediation through children's regul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7*(4), 475-490.

- Eisenberg, N., Spinrad, T. L., Fabes, R. A., Reiser, M., Cumberland, A., Shepard, S. A., Valiente, C., Losoya, S. H., Guthrie, I. K. & Thompson, M. (2004). The relations of effortful control and impulsivity to children's resiliency and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75*(1), 25-46.
- Eisenberg, N., Valiente, C., Morris, A. S., Fabes, R. A., Cumberland, A., Reiser, M., Gershoff, E. T., Shepard, S. A., & Losoya, S. (2003). Longitudinal relations among parental emotional expressivity, children's regulation, and quality of socioemotional function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9*(1), 3-19.
- Fabes, R. A., Eisenberg, N., Jones, S., Smith, M., Guthrie, I., Poulin, R., Shepard, S., & Friedman, J. (1999). Regulation, emotionality, and preschoolers' socially competent peer interactions. *Child Development, 70*(2), 432-442.
- Fabes, R. A., Leonard, S. A., Kupanoff, K., & Martin, C. L. (2001). Parental coping with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Relations with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social responding. *Child Development, 72*(3), 907-920.
- Gottman, J. M., Katz, L. F., & Hooven, C. (1996).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and the emotional life of familie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eliminary data.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0*(3), 243-268.
- Gottman, J. M., Katz, L. F., & Hooven, C. (1997). *Meta-Emotion: How Families Communicate Emotionally*. Mahwah,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Greenberg, L.S. (2002). *Emotion-Focused Therapy: Coaching Clients to Work Through Their Feeling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Hooven, C., Gottman, J. M., & Katz, L. F. (1995). Parental meta-emotion structure predicts family and child outcomes. *Cognition and Emotion, 9*(2/3), 229-264.
- Kalpidou, M. D., Power, T. G., Cherry, K. E., & Gottfried, N. W. (2004). Regulation of emotion and behavior among 3- and 5-year-olds. *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131*(2), 159-178.
- Katz, L. F., & Windecker-Nelson, B. (2004).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in families with conduct-problem children: Links with peer rela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2*(4), 385-398.

- Lagattuta, K. H. & Wellman, H. M. (2002). Differences in early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negative versus positive emo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8(4), 564-580.
- Parke, R. D., & Buriel, R. (1998). Socialization in the family: Ethnic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N. Eisenberg (Ed.), W. Damon (Series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3.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5th Ed, pp.463-532). New York: Wiley.
- Ramsden, S. R., & Hubbard, J. A. (2002). Family expressiveness and parental emotion coaching: Their role in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gg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0(6), 657-667.
- Rothbart, M. K., Ahadi, S. A., Hershey, K., & Fisher, P. (2001). Investigations of temperament at three to seven years: The Children's Behavior Questionnaire. *Child Development*, 72(5), 1394-1408.
- Shaffer, D. R. (2000). *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Belmont, C. A.: Wadsworth.
- Spinrad, T. L., Stifter, C. A., & Turner, L. (2004). Mothers'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toddlers' affect: Links to later emotion self-regul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13(1), 40-55.
- Stansbury, K., & Sigman, M. (2000). Responses of preschoolers in two frustrating episodes: Emergence of complex strategies for emotion regulation.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61(2), 182-202.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on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Ya-Lin Chiang^{*}, Tsus-ha Lu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and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competence. 475 subjects of 50- to 80-month-old children were recruited from kindergarten in Tainan. Parents filled out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Questionnaire and rated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with Children's Behavior Questionnaire.

The major finding of this study was that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was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competence, and different 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predicted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In particular, for those parents who emphasized the philosophy of emotion-coaching, their children had higher scores on attention focusing, perceptual sensitivity and inhibitory control. In addition, older children performed higher scores than young children on attention focusing and inhibitory control. Children's emotion regulation showed differences between genders. Girls performed higher scores than boys on perceptual sensitivity and inhibitory control.

Key word : meta-emotion philosophy, emotion regulation, young children

*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